

中国美院出版社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主编：马锋军 施晨



中国美院出版社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013

HANGZHOU

TRIENNIAL

OF FIBER ART

杭州纤维艺术  
三年展

**纤维,作为一种眼光**  
**Fiber Visions**

经纬四方 Interlacing New Directions

缂毛缂丝 赵丰 010  
K'e-Mao And K'o-Su Zhao Feng 016

目录 Content ..... 008 中国缂丝艺术 Exhibition of Chinese Kesi Art.....

1. 毛缂盛装 Splendid Attire in Kema 022
2. 雕镂之象 Kesi-the Art of "Cut Silk" 026

**数码提花艺术的愿景** 姜婉祥 070  
Vision for Future: Digital Jacquard Arts Kimor Jiang 074

068 数码提花艺术 Digital Jacquard Arts ..... 118 组织构架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080 Junichi Arai 新井淳一  
086 Louise Lemieux Bérubé 路易丝·莱米克斯·博普伯  
092 Lia Cook 莉亚·库克  
098 Philippa Brock 菲利帕·布罗克  
104 Huang Wenying 黄文英  
110 Liz Williamson 利兹·威廉姆森  
116 resume 简历

经纬四方 Interlacing New Directions

世界各地的编织艺术从人类之初便开始薪火相传，纤维艺术史也即是一部关于不同民族的历史。不论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编织技法如何变化，都仍是站在经纬线上的语言。

“经纬四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展出中国古代的缂毛与缂丝织物。“通经断纬”的缂丝作为最古老的编织技法之一，代表了中国古代编织艺术的巅峰，曾在南宋时期呈现其鼎盛与辉煌的艺术品质。第二部分将展出六位当代国际艺术家的数码编织艺术作品，作为最新的编织技术，它们代表了今天科技的进步力量。这两者在跨越时空的两端，进行隔空对话，既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又体现编织技艺蕴古通今、经纬四方的不息内涵。

From time immemorial, weaving art around the world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Therefore, the history of fiber art also reflects the history of different people and culture. However, despite all the changes occurring in weaving techniques around the world of all ages, they still remain closely dependent on warp and weft.

“Warp and Weft, Sprawling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In the first section, wool tapestry and K'o-ssu (Chinese Silk Tapestry) from ancient China will be exhibited. The technique “inserting from warp but returning from weft” used in weaving K'o-ssu is renowned 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weaving techniques, symbolizing a peak for ancient Chinese weaving ar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produced art works of the highest artistic quality. In the second section, digital weaving art works by six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rtists will be displayed. As a newly emerged weaving technique, digital weaving art represents the advancement of toda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se two techniques, at the two ends of time and space, start a dialogue in spite of distance, not only forming a kind of interesting tension, but also revealing the insatiable pursuit of weaving art which connect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sprawls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中国缂丝艺术 Exhibition of Chinese Kesi Art

缂丝是丝线经纬交织并且通经回纬的产物。它以小梭子按图案分区分色织制，使得花纹轮廓清晰，“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所以又称“刻丝”。缂丝的织造非常费工费时，但可“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精致美观，俗称“一寸缂丝一寸金”。

缂织技术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至少经历了约四千年的历史。从青铜时代用羊毛缂织生活用品开始，至初唐时期缂丝的出现，到宋代摹缂名人书画的盛行、元代缂金的大量使用以及清代缂丝与缂毛、刺绣、绘画的结合呈现，一直发展至今，几千年来缂丝这一枝艳丽多姿的艺术奇葩，分外妖娆。因此，缂丝是中国丝织技术与艺术的结晶，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部分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得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

作为杭州2013国际纤维艺术三年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此特别推出“经纬四方——中国缂丝艺术展”，让人们共同欣赏和领略缂织技术的精湛以及纤维艺术的风采。

*Kesi* refers to silk products made with continuous warps and discontinuous wefts. It is weaved with small shuttles basing on the different sections and colors of the pattern, resulting in clear rim of the pattern. For such "hard edge" effect, it is also called "cut silk". It is highly labor and time consuming to produce a *kesi* work, but various motifs such as flowers and grass, birds and animals can be exquisitely produced with high flexibility,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one inch of *kesi* textile is worth one inch of gold.

*Kesi* technique has undergone at least 4000 years of evolution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daily items weaved with wool in discontinuous wefts during the Bronze Age, to the emergence of *kesi*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n to the prevalence of imitat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in *kesi*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mass application of *kesi* with gold thread in Yuan dynasty, to the combination of *kesi* with *kemao*, embroidery and painting in Qing dynasty, and up to the presen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kesi* has been an amazing and outstanding art form. As a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silk craftsmanship and art, *kesi* technique was inscribed onto the UNESCO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in 2009 as a key component of Sericulture and Silk Craftsmanship of China, which leads to its better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As an important program of the 2013 Hangzhou International Fiber Art Triennial, the World of Wefts and Warps—Exhibition of Chinese Kesi Art is held to enable the audience to appreciate the fascination of *kesi* technique and charm of fiber art.



## 从缂毛到缂丝

无论是缂丝还是缂毛，它的基本特点是：在垂直交织的经纬两组纱线中，经线总是平行和连续的，成为织物的基础，而纬线则有多种色彩，通常与经线在局部交织成平纹，形成图案，这就是所谓的“通经断纬”或是“通经回纬”技术。凡在织物主体采用这种技法的织物，都可以看成是缂织物。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材料的不同再分成缂丝或是缂毛，甚至由此类推到缂棉或是缂麻。

1. 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337页。

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10期，4—42页。

3. 李文瑛：《新疆史前美术考古》，收录于赵丰主编《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文物出版社，2007年，53—60页。

缂丝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于唐宋之间，其名称可以在中国的史籍上找到，最为有名的就是宋代庄绰的《鸡肋篇》：“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这里的刻丝，有时写成克丝或魁丝，指的就是缂丝。它的英文名称也有不少，但多数直接用缂丝的译音，如 kosso 或 kesi 之类，这是因为缂丝在国际纺织品种类中，确实是别树一帜，无论如何翻译，有时还是不如直接用音标注。

相比之下，缂毛的名称多少显得有些杜撰。因为有了缂丝之名，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同一技术但不同材质的织物称为缂毛。但缂毛的名称，在英文中称为 tapestry，据说源自法文的 tapisserie，更早的源头则是拉丁文中的 tapes。中文其实也有对应，就是拓壁，或写作毾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开元六年四月，米国王遣史献拓壁舞筵及翰。”这里的拓壁，应该就是缂毛。<sup>1</sup>

### 一、丝路上的缂毛

缂毛的历史基本就与羊毛纺织的历史相仿。因为羊毛的加工方法与丝不同，大量采用缂织、制毡、刺绣、擀毡等多种简洁、直接并粗犷的方法进行装饰。

迄今为止，我们依然缺少准确的资料来统计最早的缂毛开始于何时何地，特别是对史前的缂毛织物所知甚少。不过，丝绸之路上的毛纺织物却告诉我们，至迟到四千年前的青铜时代早期，缂毛已经出现在欧亚大陆上。

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侧、孔雀河流域内的小河墓地，年代约在公元前21至16世纪，是一处毛织物和皮制品保存得极为完好的墓地。在这里，出土了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缂毛织物，主要用作斗篷和腰衣。其中斗篷（M11：9）的尺幅很大，宽达130厘米，长约225厘米。<sup>2</sup>缂织只是一种较为随意的装饰，没有很强的图案效果（图1：横条纹缂丝，公元前1600年，新疆小河墓地出土）。但在其缂毛腰衣上，则可以看到明显的锯齿形，是一种经典的几何纹。

缂毛织物在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晚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东到中国新疆地区，西到俄罗斯甚至乌克兰的大草原上，缂毛织物被大量发现。这一类的墓地包括：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约属于公元前13至8世纪左右的青铜晚期；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二期，大约属于公元前8至1世纪之间的铁器时代早期。<sup>3</sup>另一方面，在阿尔泰山的北侧，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著名的阿尔赞一号大墓，大约属于公元前8世纪，以及巴泽雷克墓地，大约属于公元前5世纪。所有这些墓地，均出土了以几何纹为主、动物纹样为辅的缂毛图案，而且各墓之间均有着极为明显的关联性，说明早期的缂毛技术与艺术，曾在阿尔泰南北得到过充分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在汉晋时期的新疆，仍然得到了延续。



图1

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欧亚大陆上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得到充分发展，在汉晋之际的丝路沿途，则出现了大量希腊化艺术的缂毛织物。这些织物的发现，一部分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如帕尔米拉、杜拉欧罗巴斯，另一部分则集中在新疆境内，特别是楼兰、尼雅、山普拉等汉晋时期墓地，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前后。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是以晕间为特点的条状缂毛装饰带，二是以希腊艺术为题材的人物和相关景象，后者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山普拉出土的缂毛武士与马人<sup>4</sup>（图2：武士马人纹缂毛，汉晋，新疆山普拉墓地出土）。

埃及应该也是最早的缂织技术起源地之一，但其早期缂织成就与其大量科普特缂毛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科普特织物中的缂毛的种类和数量，特别是图案的变化等，为其他地区的缂毛所不及。然而，科普特织物的流行时期已在公元4至6世纪前后，<sup>5</sup>在这一时期中，由于中国提花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向西方的传播，缂织物已不再是丝绸之路沿途最为看好的产品了。

## 二、缂丝的出现

缂丝的出现无疑受到了缂毛的强烈影响，但究其出现的具体时间，我们只能粗略地定在初唐到盛唐之间，即公元7世纪。目前所知较早的缂丝实物，亦均集中在唐代这一时期。

唐代出土缂丝之中年代最为明确的缂丝实物，出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共有三件，最早的是垂拱元年（685年）张雄夫妇墓（TAM206）中出土的绿地几何纹缂丝带（图3：小花纹缂丝带，唐，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其次是唐开元三年（715年）张公夫人[鞠]娘墓（TAM188）中出土的橘黄色几何纹缂丝带。这两件缂丝的特点是纬向很窄，但因有明确的纪年物同出，价值特别高。第三件是TAM228号墓出土的更大的宝花纹缂丝针衣，但年代较晚，伴出有唐天宝三载（744年）文书。<sup>6</sup>而都兰所出缂丝更大，与后世缂丝的区别也十分明显，它的丝线都加有强Z捻，不仅根据换彩需要而缂断，而且在同一色区内亦有缂断，纯粹是为了表现某种雕镂之状的效果，图案表现为十字形小花。显然，这件缂丝与西北地区的缂毛技术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其作者亦可能是当地居民。<sup>7</sup>

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曾在敦煌藏经洞中找到过缂丝实物，但其年代应该略晚于吐鲁番和都兰出土者。敦煌缂丝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窄一宽。窄带形式与吐鲁番出土者十分相似，纬向也很窄，宽带则与都兰出土者相似，但它的图案却较为复杂，其中可以看到有团花和立鸟，已是典型的陵阳公样风格，其年代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更为重要的是，敦煌缂丝上已用金线作为纬线，而且这种金线采用片金，纸作背衬。一般人们把纸质的片金当作是中国内地产品的特色，而缂丝上的陵阳公样也是唐初皇家设计师窦师纶的风格，所以，这一缂丝有可能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内地生产的缂丝实物。<sup>8</sup>

更向东走，缂丝实物在日本正仓院也有收藏，总体也是窄条状。由于正仓院的实物多为圣武天皇在756年去世之后由光明皇后捐赠给东大寺，正仓院是当时东大寺储存天皇遗物的场所之一，其年代基本都在8世纪中叶之前。这些缂丝的保存并不很多，基本均呈条带状，图案则是小花纹和卷草花纹。<sup>9</sup>所以，正仓院所收的缂丝也很有可能是唐代早期在中国生产并传到日本的。

此外，中国丝绸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花鸟纹的缂丝实物，由于这是一件经过裁剪的



图2



图3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88—189页。

5. Ministry of Culture, Egyptian Textiles Museum, pp.84—107.

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次发掘简报（1972—1973）》，《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121页。

7. 赵丰主编：《纺织品考古新发现》，艺纱堂/服饰工作队，香港，2002年，98—99页。

8. Zhao Feng, Textiles from Dunhuang in UK's Collections,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02—103.

9. 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の染织》，紫红社，1984年，126页。



图 4

小饰品，其缂丝的原来门幅已无从确定，但肯定不是窄条形的实物。其纹样是一种宝花与立鸟的结合，边饰是唐代中期十分典型的中亚纬锦，因此其年代很可能是在唐代中期。这也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早期缂丝实物（图 4：团花立鸟纹缂丝，唐，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从这些实物来看，缂丝在唐代诞生，初现时织品较少，主要的生产区域应在中国西北地区，但经有唐一代已经有了很快的发展，缂丝的技法与艺术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辽宋时期缂丝的滥觞，并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三、缂丝的传播

缂丝大约在 10 世纪前后得到更广的传播和极大的应用。首先是在中国北方，然后向着中国南方。

新疆地区应该是缂丝的发源地，所以缂丝技术首先在中国北方传播。洪皓《松漠纪闻》中就有回鹘人“用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的记载，结合唐代缂丝大多出自新疆及西北地区的情况来看，缂丝在回鹘地区首先出现并由此传播的说法基本可信。

契丹大约是缂丝技术的最大受益者，辽代出土的丝绸文物中，缂丝占到很大的比例。这些缂丝主要用于服饰和家装，凡是需要织制特殊形状的服饰，有不少都采用缂丝的方法。如缂丝帽子和靴子，这些都是三维立体的服饰，特别难以设计与制作，而用了缂丝，就能很好地做成，并不浪费材料。当然，平面的缂丝在辽代也大量存在，如荷包、腰带，最大的平面缂丝应该是被褥。在辽宁法库叶茂台出土的龙纹缂丝被面中，有着巨大的海水、海童、海珍和生动的龙纹。<sup>10</sup>

缂丝的另一个受益者是西夏。其主体党项是一支深受佛教影响的部落，因崇尚佛教，使其制作大量的佛教作品，虽然其中大量的是佛画，但也有极为精美的大幅缂丝唐卡。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黑水城遗址出土的缂丝绿度母唐卡，无论是其观音、童子还是其他的花卉和山石，均制作精良，匪夷所思。<sup>11</sup> 类似的缂丝方法还直接影响到蒙元甚至是明代早期的缂丝制作。

在北方缂丝大盛的时候，偏安一隅的赵宋王朝也开始流行缂丝。在民间，是大量的缂丝彩织衣服。与辽接壤的定州织缂丝，已是全国有名，陆游《老学庵笔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这时的一年之花卉，也很有可能是用缂丝来进行织制的，因为庄绰在《鸡肋篇》谈到：“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这类缂丝衣服的面料，在蒙元时期有大量的保存。<sup>12</sup>

由于宋代绘画迅速发展的影响，缂丝到中原之后，特别是在宫廷里，也渐渐走上精细的路子。这里一方面是缂丝被用作书画装裱材料，如周密《齐东野语》载绍兴御府所藏书画中就用克丝作楼台、克丝作百花攒龙等纹样，现存大量传世装裱用宋代缂丝如缂丝紫汤荷花、缂丝紫鸾鹊等多是以这种形式保存下来的，这也是缂丝向欣赏性艺术品发展的过程。与其同时，缂丝随从宋朝皇家的喜好也织起了书画作品。传世的缂丝中有朱克柔、沈子蕃、崔白一路的缂丝书画，大多以大内书画为蓝本，传世名作有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缂丝牡丹》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缂丝花鸟》等册页，制作工艺极为精美。

而更为精美的可能要数缂丝。在元代的宫廷中，就有织御容一说，大的织御容，可以

10. 辽宁省博物馆：《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文物》，1975 年 12 期

11. 国立历史博物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北，1996 年

12. John E. Vollmer, Ruling from the Dragon Throne: Costum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peed Press, Berkeley/Toronto, 2002, pp.42-43

13. James C. 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97

14.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2005 年，62 页。

成为后世瞻仰的大作，供奉于庙堂，但小一些的御容，被织在唐卡作品之中。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之元代文宗时期的缂丝曼陀罗，其两个角上就缂织了四个人物形象，正是元文宗、元明宗的帝后御容，这些御容尺寸虽然较小，但依然可以看到人物准确的造型，是中国缂丝织造技术最高超的实例。<sup>13</sup>

#### 四、缂丝的创新

由于明清时期的提花丝织工艺更盛，缂丝作品在服饰方面的应用有所萎缩，但在艺术方面却得到了更大的创新。

缂丝在明清服饰中的应用虽然还可以有部分帝王服饰采用通体缂丝，如明代定陵出土的缂丝衮服、清代皇帝所用的缂丝吉服袍等，但在明清民间服饰中，缂丝的使用即明显不如宋元，很少再有通体使用缂丝的服饰，特别是满地使用缂丝的服饰。缂丝在民间较多地被用于补子或是云肩之类的局部装饰中。

另一方面，明清缂丝也越来越显示其文人化或是艺术化的风格，这体现在大量缂丝绘画作品的出现。在这类缂丝中，一类属于民俗画式的缂丝。大约是从清初起，缂丝百子图、缂丝凤穿牡丹、缂丝八仙祝寿大量出现，用色鲜明大胆，缂织技法虽较粗犷，但其尺幅可作中堂，因此为民间所器重。不过，这一类缂丝到清代晚期越来越商品化，做得越来越粗，甚至越来越多地采用添笔的方式来增强画面的色彩感。

当然，宫廷缂丝依然保持着它的矜持。从大量故宫传世的书画缂丝作品来看，其制作依然十分精良，特别是它与书画的吻合性显得特别周到。如故宫中所保存的缂丝屏风、缂丝挂屏等，每一件的设计都独具匠心，山水、花鸟、题字、落款，精心布局，精心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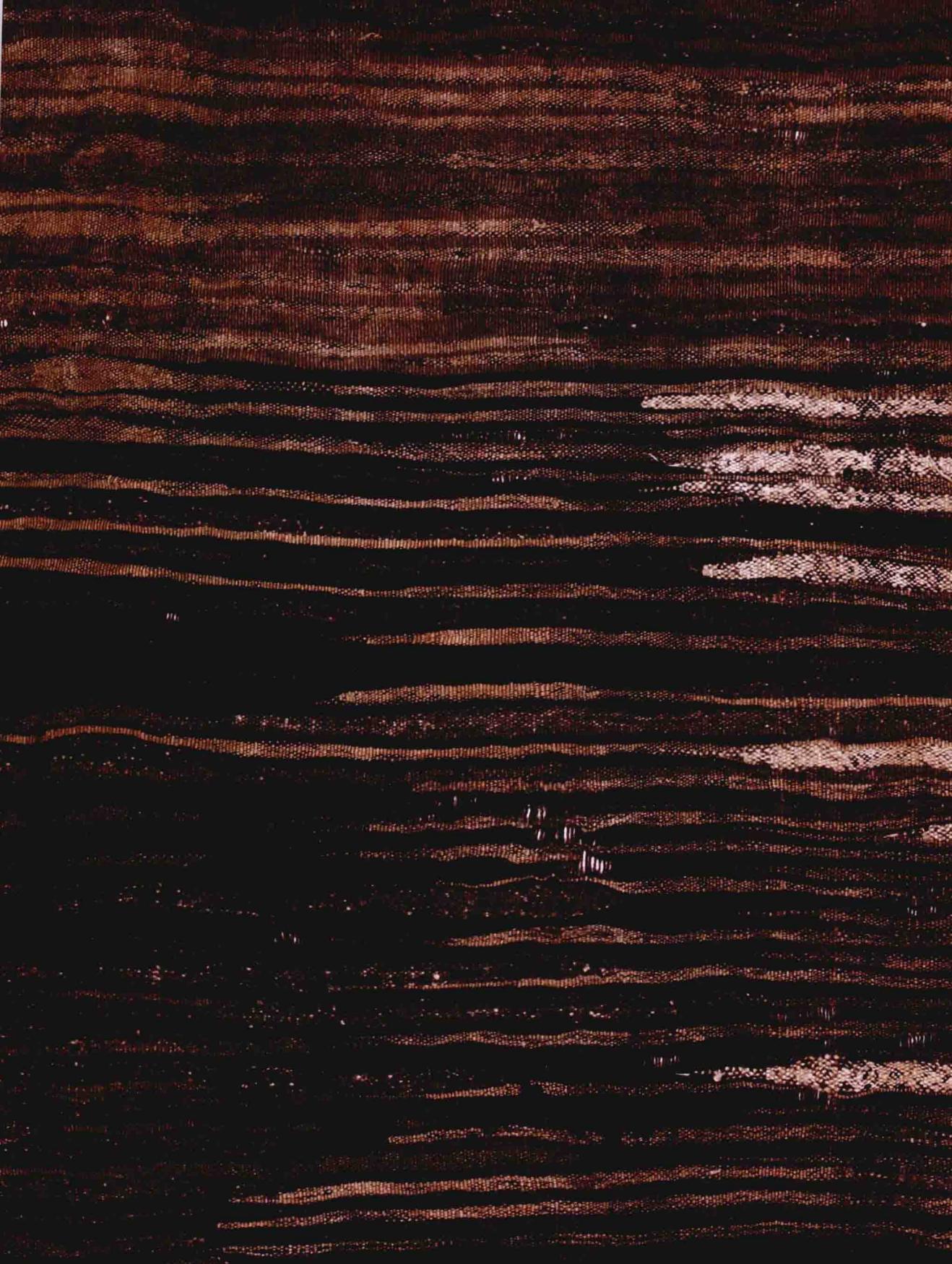
宫廷缂丝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或许也受到了西方缂毛的影响。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宫廷或教堂中开始大量出现人物故事题材的缂毛壁挂，这种壁挂以法国、比利时等地为中心，向欧洲各地传播，最有意思的是这类壁挂也随着传教士于18世纪前后来中国。英国牛津大学 Ashmoleum 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缂毛壁挂，其题材被称为《动物之战》(the Battle of the Animals, WA1901.1)，其设计来自一幅巴西的自然景物画，画中的动物大多是南美的动物。据说，设计者将这件自然景物画于1670年呈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然后由织工在1687年至1725年之间织成，其中这一件很可能织于1723年，并于1769年卖给乾隆皇帝，据说挂毯上有乾隆皇帝1771年的登录标签。

也许是受了欧洲缂毛壁挂的影响，清代中期，宫廷中出现了一种称为缂丝毛的织物。它的产生深受西方风格的影响，与传统缂丝产品相比在原料使用和制作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首先，缂丝织物原料均为蚕丝，缂丝毛则由丝毛等多种原料织成；其次是织制缂丝毛织物时，将图样横放于经面下，缂织出的花纹也是横向的花纹，下机后竖过来看才是竖向的花纹。此外，缂丝毛织物在风格和表现手法上明显受到欧洲挂毯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油画效果。<sup>14</sup> (图5：缂丝九安同居，清，故宫博物院藏)

从缂毛到缂丝，又将缂丝与缂毛相结合，中国缂织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吸收、弘扬、传承、创新的路子。今天，缂丝技艺已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行缂丝生产的大师及机构也在进行着传统艺术的传承，并与新的纤维艺术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次由中国丝绸博物馆承办的“经纬四方——中国古代缂丝展”，是对中国缂织技术发展历史的一次全面梳理，无论是对于回顾历史或是创新未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5



絳毛斗篷 Kema Cloak | 羊毛 Wool | 青铜时代 Bronze Age | 190cm×120c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头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